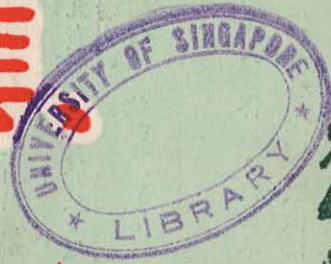


135501

版出月正年三六九一

風 蕉



本期要目

現實主義的陷阱

高文

小說瑣談

溫梓川

報復

陳孟

雷聲

梁園

同行之間

原上草

夜歸

沙河雁

熬煉

李牛才

他的愛人

張寒

李陵 (中篇小說叢)

中島敦

123

每份三角
中篇文叢不另收費

編者的話

高文是一位很年青的作家，他這篇「現實主義的陷阱」，可以說是他經過多少年來的反覆思索以及冷靜的仔細觀察後，才動手寫出的，在馬來亞的文壇真不啻是「當頭棒喝」，值得愛好文藝寫作的朋友們細讀。

其次，溫梓川的「小說瑣談」，是一篇扼要的中國小說史，把歷代的說部均加以論列簡述，讀了這篇文章，可以對中國的舊小說有概括的認識。

至于本期的小說創作方面，差不多每一篇都各有其特色。陳孟的「報復」，結構頗為特殊，可謂不落俗套。梁園的「雷聲」，是一種新的手法，以一個作惡多端的人的意識活動，描繪出他的恐懼，他的愚昧，以及自作自受的痛苦掙扎，這篇文章看起來似無結構，而結構却十分緊密無縫，文字尤為有力，是不可多得的傑作。「同行之間」，有原上草的一貫筆法，輕鬆，幽默，却活生生地刻劃了某一小階層人們的恩怨，結尾處戛然而止，却有餘音之妙。李牛才的「熬煉」，看起來是愛情小說，實際上却道出了社會的不平；有的人為生活的担子，不得不拋棄了真正的愛情，以後的歲月對她或他，却是無盡的煎熬。張寒的「他的愛人」，可以說是近年來在華文作品中很難得的一篇小說，人物描寫非常突出，給人以鮮明生動的印象，結構尤出人意料之外。

本期的幾首新詩，各有各的特長，各有各的意境。惜本刊篇幅有限，不能刊出更多的詩篇。謹在這裡向愛好新詩的朋友們致歉！本刊這一期刊出，適為一九六三年的元月元且，但願本刊在這新的一年有新的進展；同時也盼望各位作者及讀者，能够更充分地和我們合作；作者們請大量地為我們供稿，讀者們請盡量替我們介紹訂戶，並提供意見。

重要啓事

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概由本社發予稿酬，并聲明版權為本社所有；作者或其他出版機構編印叢書，需先徵得本社同意；否則，本社當依法追究。

蕉風出版社啓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同行之間(小說)	原上草(14)
現實主義的陷阱(小論)	高文(3)	夜路(散文)	沙河雁(17)
自尊·自信·自立(小論)	陳源(4)	熬煉(小說)	李牛才(18)
小說瑣談(隨筆)	溫梓川(5)	星期日下午(詩)	王憲陽(20)
報復(小說)	陳孟(8)	克拉凱陶(詩)	金沙(21)
雷聲(小說)	梁園(10)	懷念曲(詩)	冷燕秋(21)
綠(散文)	宋子衡(12)	憂鬱的五線譜(詩)	喬靜(21)
五隻小雞(散文)	林方(13)	別了，春天(詩)	林蕙(21)
雨後的膠林(詩)	秋吟(13)	他的愛人(小說)	張寒(22)

附中篇文畫一冊

舊雨新知 1963-1

現實主義的陷阱

高文

我相信每一個作家都是富於人道主義的感情的。作家觀察能力最犀利、最敏銳，往往對社會的不平感到痛心嫉首。由於這種悲天憫人、感情激烈、觀察透澈、善惡分明的本質，往往驅使作家最易於為被侮辱的、被囚迫的小人物鳴不平。這種描寫、或暴露、或鞭撻社會不合理的現象的寫作理論根據，就是現實主義。十九世紀的西歐作家，如狄更斯、莫泊桑、福樓拜等就是現實主義作家的好代表。

有人說，現實主義是由西歐傳到東方來的。這話最不易令人信服。遠在五卅運動之前，我們已有暴露文人官場黑暗的「儒林外史」、反映貪官污吏迫民造反的「水滸傳」、抗議封建男女婚姻不自由的「孔雀東南飛」等。也許在當時，作者不知道「現實主義」這一個派別，但他們的作品却具有現實主義的特色，不容人否認的。

至於在五卅運動後，由周樹人、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所主張的現實主義，在大體上和古代的有一些差異。雖然，周樹人描述小人物的阿Q在鄉紳地主欺壓下的無知和受苦，郁達夫反映知識份子的頹唐和浪漫，巴金暴露大家族「一家」的腐敗，曹禺廓出父子兩代思想的差異……。

差異最顯明的，是現代的現實主義者，側重描寫一般勞工、農民、小販、受薪階級、舞女的貧困和不安；而無情暴露地主、老板、富翁、官員、醫生的黑暗，特別是對前者的一連串迫害。

作為一個富有人道主義和良心的作家，對於這種黑暗、不合理的暴露，是沒有不好的。因為我們人類具有理智和感情。理智，使我們維護弱小、站在真理的方面；感情，使我們為受苦的同胞流淚、或者伸出同情的手！

像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記」，暴露孤兒的淒苦，孤兒院的黑暗，促使統治者改善兒童勞工法令和孤兒院。「黑奴呼天籟」使很多政治家為解放黑人奴隸而奮鬥。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非但是供人閱讀的藝術，對於移風易俗也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現實主義的陷阱就在這裡。有些現實主義的作家，就忽略文學是藝術的一個項目。他們在創作時，力求描寫、暴露、鞭撻社會的不合理，認為能使讀者起而改革社會的不合理，就是寫作的最大目的。

在現代工商業化的社會，他們把控制市場、工廠、商店等人，作

為促使工人、小販、農民，或社會黑暗不合理的根據。在他們筆下，就出現無理解僱或剝削工友，而致工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或者是純潔的少女被「頭家」摧殘拋棄而淪為妓女……。

在無意或有意之間，這似乎是現實主義作家所共同遵守的信念。我們早知道「文以載道」的束縛，把過去兩千年的文學藝術壓成三寸的牛角，斤斤提倡「文學是教育大眾的工具」，這豈不是踏上歷史的覆轍，或者開倒車！

我們決不非議現實主義作家為被侮辱的、被壓迫的、被剝削的鳴不平，相信，任何有頭腦的人都不會反對，但是，我們要明白，文學是藝術，它雖然在「教」人，但在「教」人時却是「感」人。這是第一點。其次，我們不能單純描寫人類的黑暗的黑暗的一面，人性的優美的品質，比如同情、互助、勤奮、維護正義等也應該加以適當的表彰；或者暴露人類心理的弱點。

讓我們把兩個重點加以詳細的討論。

文學是藝術的一個項目。藝術是以美作為其他表現形式的基礎的，比如圖畫是靠線條和色彩，文學是通過文字來表達。藝術的目的可說是非實用的功利。一塊麵包，餓了立刻可以充飢；但一幅圖畫却不能充飢。雖然，當我們看時覺得它美，豐富和擴大了我們的思想、感情，美化了一些動物性的衝動。文學作品也是一樣，它是不能急功近利的。

有些現實主義作品，一味強調思想正確——即反映社會的不合理的重要，認為不反映社會的不合理，就是非文學作品。這好像把文學改變為改善社會政治宣傳的工具。因此，我們看到很多千篇一律、題材相同的作品！我們如果肯承認文學是藝術的一項目，我們就應該把它跟政黨宣傳文章分開來。

我們知道，文學雖可能是移風易俗，但這非作家的創作動機，而是一種自然然而產生的後果。作家得運用輕巧的美感的文字、獨創的豐富的想像力，努力的表達他對社會或人生的某一個問題的看法。他可能不同於當時社會的普遍的看法。這完全是他個人的自由。藝術最重創造和啓發。

宋朝士大夫輕視綠林豪傑，但施耐庵却不。一般人卑視妓女，但「老殘遊記」的劉鶚却不。清朝人喜歡女子束腳三寸，但「鏡花緣」裡却大為反對。作家無意創作對社會有實用利益的作品，如果有的，當我們覺得感人時，那是作家的意見與我們的意見偶一相同而已。有的國家，政府運用政治權力，強迫作家替政府作歌頌功德的文

明年能再發，明年閩中知有誰？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等，由是與酌酒歌「昨朝花勝
今朝好，今朝花落成秋草，花前人
似去年身，今年人比去年老。今日
花開又滿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
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
」意思正復相同；其實花開花落的
詞旨，在唐朝劉希夷的「今年花落
顏色改，去年花落誰復在？……年
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詩中早已有過，又非始自六如。
俗云：「千古文章一大偷」，古今
因襲之作，原不知多不多少。
年來研究「紅樓夢」的人很多
，如蔡元培，胡適，王國維，俞平
伯，周汝昌等，皆有考據和索隱，
世稱為「紅學」。講起這個名詞的
來歷，亦極有趣。在清朝嘉道年間
，一班士大夫講求經學，在故紙堆
中攪研。朱子美（名昌鼎，華亭人
）會記笑之，謂其穿鑿附會，曲學
阿世；獨嗜說部，曾寓目者幾九百
種，對「紅樓夢」尤為精熟。一日
，友人過訪，語之曰：「君何不洽
經？」朱答云：「余亦攻經學，但
較他人所不同處，為少一畫三曲」
。蓋「經」去其一畫三曲，即為紅
樓夢的「紅」字，聞者大笑。

「官場現形記」為清人李伯元
所作。寫當時官場醜態，妙到毫巔
。但又有一說，實與陳之光各寫三
十回，合作而成。李氏創辦遊戲及
海上繁華報，皆由陳為經理，後陳
以與兩江總督端方有世誼，轉入官

場，為某地觀察，會因某案發生，
牽連甚多，清廷派大員前往澈查，
其他案中人員，爭行賄賂，皆得無
事，獨陳自覺問心無愧，不屑趨承
，結果竟被參革下獄。事後遂以身
閱官場的齷齪情形，與李寫成此書
，藉洩胸中不平之氣，是為小說史
中的一段軼聞。

劉鷗的「老殘遊記」，傳前數
回亦為他人所寫，尙有續記多本，
秉持清議，指諱時弊，更多忌諱之
談，卒以文字賈禍，陷身囹圄，家
人懼禍，盡燬其原稿，後遂不傳，
至為可惜。

「三寶太監下西洋」，又名「
西洋通俗演義」，為明朝萬歷年間
，羅懋登所著。這部書的內容，是
用明初鄭和使西洋的事實做根據，
參加許多神話；當時鄭和帶領着一
羣人，沿海南行，曾到過三十多國
，大約是指東南亞一帶，與「西遊
記」，「鏡花緣」等有異曲同工之
妙。早年上海申報館，有仿聚珍版
印的本子，今已少見。

從歷史上說，孟子的「齊人乞
餘」，列子的「愚公移山」，莊子
的「狗彘承蜩」，皆寓言小說的濫
觴。左傳的晉靈殺趙盾，子家弑靈
公，為稗史所依託。劉子的「夸父
逐日」，淮南子的「十日並出」又
係神怪小說的先導。班固雖以小說
為狂夫蕩蕩之譏，但古人採風問俗
，實在稗言，貢於廟朝，罕譬而喻
，是亦未盡漢視。

彈詞亦為小說的一種，皆七字
句。自「玉蜻蜓」，「天雨花」等
以下，當數「白蛇傳」。論此書本
事，並非不佳；惟在水漫金山後，
有斷橋重會一節，甚不可解。試思
白氏既奉令下凡報恩，緣法尙未完
滿，法海和尚違奪其夫，已屬多事
；既奪之來而又縱之去與白氏完成
未了緣，則更畫蛇添足。且白氏因
緣未滿，爭取許仙，正所應當；爭
之不得，用江水漫却金山，雖然不
擇手段，則亦人之常情，奈何令白
氏竟受雷峰塔之苦痛，未免太不公
平。本來此類神話原不足信，在著
者筆下，正少斟酌。

竊誌「是其先河；至清代時，始有
「七俠五義」，「永慶昇平」，「
萬年青」以及「施公案」，「彭公
案」，「濟公傳」，「七劍十三俠」
等。此中以「七俠五義」曾經俞樾
改編，文筆較佳，餘皆平庸，但銷
路極廣。清末時，復有人寫了一部
「仙俠五花劍」，談仙說俠，萬戶
傳誦。民國以來，起仙向暢然，一
江湖奇俠傳」，風靡一時；後有還
珠樓主所著「蜀山劍俠傳」，出至
三四十集之多。「青城十九俠」亦
出至三四十集，此外尙有「蠻荒俠
影」，「雲海爭奇」等，每種都出
至三十集以上。真可說是汗牛充棟
。論其技巧，除情節曲折和劍俠武
藝超特以外，無甚可取。至於怎會
如此受到大多數人之歡迎，其中有
個極大原因，就是一般讀者，生逢
紛亂之世，胸中充滿抑鬱不平之氣
，祇有書中劍仙俠士之流，拔刀而
起，保持着正義感；雖然所描寫的
人物，未盡可信，讀者正好快意於
無形，遂以為可喜的「濟公傳」，
以及武俠影片，均能吸引大量觀眾
，再及於街頭圖書館陳列花花綠綠
的連環圖書，亦為小市民及兒童所
愛好，都是這種心理的影響。梁啟
超嘗論小說，謂力量有四種：曰熏
，曰浸，曰刺，曰提。「古今小說
評林」說：此四種力量之所以發生
，祇是一個真學。武俠小說大都鑄
張為幻，寫得如火如荼，有聲有色
，於是淺識者流，信以為真，浸且
成迷。如果小說確與世道人心有關
的話，此種小說的功過，頗有研究
價值。

偵探小說，中國早年以前以陳冷
血所作「偵探談」四冊，又附刊「
虛無黨」一冊，最為完備。內有警
察，有劇賊，有俠盜，有秘密黨員
，有私探士與夫陰謀暗殺，秘密寶
藏，有私探無奇不有，行文之簡練，
氣韻之緊湊，更為說部中開一新紀
元，極為人所稱道。

這是一個陽光明亮的早上，清風在四處游蕩，空氣裡揉和着花香。林榮光剛睡醒不久，坐在露台上靜靜地望着遠方，視線所觸，天很藍，雲很白，山林一片青翠。

忽然，一陣聲音輕輕地從後面傳來，好像怕驚動別人，用足力在行走。林榮光感覺到有人靠近了他，仰起頭，一張帶着微笑的臉龐映入他的眼簾。「多麼年青，多麼明艷，多麼純潔！」他想。

「你不餓嗎？」她說。「早餐已經給你弄好了。」

他握住她的柔滑的手掌，久久地凝眸注視她，然後微笑了，說道：「這樣看着你，我什麼也不想吃了，我感到滿足了。」

她含笑不語，在他旁邊坐下來，撩一撩她的波浪般的長髮。

他忽然放開她的手，低頭若有所思。良久，他側轉身，兩手搭在她的肩上，說道：「燕，你愛我嗎？」

「哎，你要我說一百遍『我愛你』嗎？」

「你為什麼愛我呢？」

「不為什麼，只因爲我愛你。」

「你不嫌我老嗎？瞧，你是如此年青，我可

以做你的父親了。」

「我什麼都不管，除了愛你！」她嬌憨地說着，把頭枕到他的肩上去。

「多麼奇怪！當我第一次看見你，我就覺得我和你熟識已久，你的臉孔在我看來是一點也不陌生的。啊，好像我們是特別有緣似的！你不覺得嗎？多麼奇怪！」

他溫柔地吻着她。

一一

下班後，林榮光回家休息，客廳的桌上有他的一封信。信上有藥水味，帶着不潔的顏色；他打開來，那上面寫着：「請按址駕臨寒舍，有一個病人在等你。」沒有署名，在這行潦草的字句下面，是一個屬於一個貧民區的地址。

他納罕着，但他準備赴約。

「燕，我有事，要出去了，你不必等我吃飯去了。」

「吃了再出去吧！」

他拒絕着，在她頰上吻了一吻，穿上皮鞋出去了。

剛才下過一陣大雨，現在雨雖已休歇，天空却未曾開朗，還聚集着一些烏雲，雷聲也在低低地响着。看樣子，雨隨時又會落下來。林榮光的情緒也和天氣一樣陰沉，他內心似有一種預感，

彷彿狂風暴雨即將降臨。

他的車子駛到柏油路的盡頭，轉入崎嶇不平的黃泥路，一堆破箱子般的屋子出現在他眼前。他走下汽車，向那些充滿臭味的屋子走去，小心翼翼的避開地上的水潭。那些屋子凌亂地擠迫着，好像只等一把火來收拾它們。他走着，向那些衣服破爛表情麻木的人們打聽了幾回，才找到那間屋子。他進入那間屋子，屏住呼吸。屋裡有小孩在啼哭，女人在詈罵，鬧成一片。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在木箱上寫字，一見他便站立起來，問他找誰。他出示那封信，少年點點頭，把他引到後面去。

在後面的一個窄小的房間裡，臭氣與藥味揚溢着，一個女人躺在昏暗中。當她發現了他，她掙扎着撐起上半身，她的衣服襤褸骯髒，她的臉孔繃縮而焦黃，她的頭髮花白而蓬鬆，她喘息着。

「你……你不認識我了吗？」

林榮光在習慣了昏暗而看清她的面貌時，大地驚愕住了，呆立着不知所措。

「十三年了，是不是？十三年了，我們沒有見面。我數着日子，我一天一天地數着它……十三年不見，你發福了，你的面孔比以前更紅潤，你更強壯，你沒有老……我呢，沒有人相信我是三十八歲，人人說我是五十歲、六十歲的老太婆

，貧窮使我老，疾病使我老……」

林榮光在她說到一半時已經恢復了常態，現在，他冷冷地說：「過去的事情我早就忘記了，你找我來做什麼？」

「你忘了！你當然忘了！你做了壞事，你當然忘了！」她給話語噙住了，激動得全身顫抖，好久之後方才重新開口。「可是我沒有忘記，我忘不了！你，你們認錯我！你們陷害我！」

「不，你知道你做錯了事，法律也知道。」
「啊，到現在你還不承認你的卑鄙嗎？法律！什麼是法律！不公平！你知道這是完全不公平的！」她喊起來，然後她在突然之間停止了，垂下了頭，沉默片刻後才喃喃地對自己說：「爲什麼我還要爲自己申辯呢？爲什麼呢？我是應該堅強一點的，是的，我已經堅強過了，我已經存心讓他毀滅自己了，我爲什麼還要申辯呢？」

她抬起了頭。一切往事清晰地在她心上湧起。

十三年前，他存心毀滅一個女子，因爲那個女子與他錯誤地結合，他不愛他，他也不愛她，並且，這也是爲了金錢的原故——她的父親留下一筆財產給她，他想盡方法用欺騙的手段去獨佔它。同時，他不擇手段，指使一個年青、英俊的男子去引誘她——這個出賣良心的男子，在做了幫兇以後拋掉她；而過了七八年當他給梅毒蝕掉一半的生命，才對她吐露了這個陰謀——趁她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孤獨、寂寞的時候，與她發生不正常的關係。于是他勝利了，他取得足以構成離婚的理由的証據，他給她定下罪名……

「……因此，你唾棄她，驅逐她，讓她無助地到處流浪，讓貧窮和疾病奪取她的青春、腐蝕她的生命，在黑暗角落……」她停在那裡了，她的眼睛罩上一層淚水。一切情景彷彿回到十三年以前，而他站在那兒，好像從前他站在法庭指控她一般。於是，仇恨在她心裡變得強烈了，她沉痛地說：「現在我要告訴你，十三年來，她無

時無刻不在憎恨你、仇視你，她要報復，一定要報復！」

林榮光的嘴角輕蔑地翹了起來，他不相信她有力達到心願。

「現在她要告訴你：你連禽獸也不如，你居然幹出了亂倫的事！」她的詛咒，像子彈一樣，她兩片乾枯的嘴唇之間投向了林榮光。

林榮光被震動了，她爲什麼會這樣說呢？這是真的嗎？怎麼有可能呢？

「我想你會忘記，在二十年前，你和你的女傭生下一個孩子，你愛你的孩子，可是你不會跟她的母親結婚。終於，你把她們都拋棄了。今天，你的女兒二十歲了，她是你現在的太太！」

他捏緊拳頭，叫道：「不！你是在胡說！」

可是，他心裡想道：「啊，已經是二十年的事了，世界有多麼巨大的變動，難道她還活着？還會和我相逢？啊，這不是太巧合了嗎？」

她搖頭，繼續下去：「十六年前，你女兒是四歲，跟着母親從遙遠的地方，來到這裡。十四年過去了，你的女兒十八歲，我結識了你女兒的母親，我們成爲最好的朋友。從她口裡，我探知了一切事情。她告訴我，她終生的幸福毀在你手裡，她痛恨你，不讓女兒知道自己有一個醜惡的父親，要女兒對「父親」這兩個字，有一個美好的想像，心靈不帶任何創傷地生活下去。到了去年，她逝世了，人們在傳說，她的女兒跟一個比本身大二十歲的中年人相愛，而那人是你！我承認，我曾經想要阻止你們相愛——你要知道，這絕不是爲了你——我相信，世上掌握這個秘密的只有我一個人；也唯有我，才能把你們從罪惡裡救出來。但是，我復仇的意念壓倒了一切，我決定看着你毀滅，像你一樣沒有憐憫之心。我注視着，注視着一個父親和一個女兒，像情侶一樣在一起；我不希望，不希望你們分離；我祈禱着，祈禱着你們，你跟你的女兒成爲夫妻！我要報復！我要報復！啊，十三年來，我是怎樣日夜夢

想着這一天呵！」

「啊，這絕不是假話，她不會欺騙我，因爲事實很快就會找出來的！看呵，我竟然做出什麼事情來了，我的女兒！」林榮光想道。他的臉色轉爲蒼白，他的身體搖搖欲墜，他的額頭淌下汗珠。他心裡又想：「多麼悶熱呀，風暴要降臨了，風暴一定要降臨了！」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發現一切吧！回去毀滅自己吧！如果你還有良心，別讓她知道我已傷害了她！她是一個可愛的少女，我對不起她，也對不起她的母親，我本來不想傷害她，可是我不能不，我不能不報復！我被人陷害，被人殺死我的青春，被人從天堂推下地獄！看着我，正眼看着我，看着我這樣躺在這裡……這仇恨是多麼深啊，我不能不報復！」

「我的女兒！天呀，我的女兒！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來！這是罪惡，罪惡，罪惡……」

林榮光想着，掉轉身子，踉踉蹌蹌地走了出去。

「我要報復！我要報復！我要報復啊……」

女人一聲又一聲地叫喚着，終於撲到身旁的板壁上，歇斯底里地哭喊起來。

在外面，醞釀已久的風暴于頃刻之間爆發了，震撼着整個世界。人類在大自然力量之下，顯得異常渺小……

二二

當醫生從林榮光和他的太太的血液裡面，肯定了他和她的父女關係，林榮光回到家裡用一支手槍塞入口腔射進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而當着林榮光自殺的消息傳遍全城的時候，他的前任太太在貧民區裡給疾病奪去了最後一口氣。

林榮光新婚的太太呢，她則在給她的丈夫守寡。

雷聲

梁園

轟隆！討厭，這那裏來的聲音把我從午睡中驚醒！轟隆！轟隆，不得了，啊，玻璃窗那邊閃過一道道光芒，是了，才很熱，外面下大雨。下雨必帶來閃電，那轟隆轟隆響的一定是雷聲。很久沒有下雨啦，有三個星期，現在也應該下雨啦！剛才三時半，我從冷氣辦公室駕車回家，好炎熱的太陽！像一團熱烘烘的烈火，我受不了，全身冒出濕黏黏的汗，我的頭昏昏的，回到了家，衣服濕了發臭，討厭！我赤裸裸的躺在浴缸裏，讓冰冷的水洗去我通身的臭汗和熱氣，好舒服啦，我沒覺得這麼涼快過。呀，怎麼？自來水管不滴水了。真豈有此理，我每年納稅何止五萬元，居然要節制我用水，不平等！水！水！水！天氣太熱了，我沖得不够痛快，睡午覺吧，床舖很熱。我開了風扇，翻一本有裸體美女的雜誌來看，一定的。下午四點半起來，今晚一定要把蘇小玲弄到手，她很美，很肉感……

轟隆！又是那討厭的雷聲！我改天得叫副經理那矮矮瘦瘦說話像女人般的老東西楊守道，打電話詢問各國科學研究機構，看是否有人發現可以躲避雷聲的東西，如果有，給公司代理了也可以發一筆大財……

「張經理，」又是那老東西細聲細氣的話：「我看不妥吧！近來的政府緝私工作嚴密搜索得緊，我看這次再不敢冒險。」老楊，你懂得什麼！我真想把他的職位裁掉，如果我不看在他是先

父臨終時要我另眼相看的話上；做生意怎能不冒險，越是冒險，越是賺更多錢！老楊懂得個屁，他只知足：「張經理，你已有三間大廈，一間代理售賣汽車收音機，一間建築企業公司，一間人壽保險，以及一間黃梨罐頭廠、三千依吉棕油園。我看，你不該走私雅片，你在社會上已經有地位，聽說蘇丹要封你為拿督……」

「張經理，你不怕抵觸建屋法令。那一帶土地是政府保留地，你怎麼可以大量建築住宅，召人出租，你不怕被人查知！張經理，百字票生意太危險了，我看該停止投資吧！幾年來雖說賺了三四百萬元，但你家產何止萬萬，你應該小心的地位，你的聲譽，因為名譽是個人的第二生命……」够了，老楊，你出去吧，我自己知道。老楊真是討厭！我堂堂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身兼十多間團體名譽會長，我張雅各還不會照顧自己，老楊，你真多嘴！我做的事我自己負責，還用得你這老頭子擔心嗎？唉，謝謝地，總算他病倒了，我送他到英國去醫治，省得整天在我面前說些不三不四的老話！

轟隆！雷聲真大。唉，我打了噴嚏！很冷。我只穿一條短褲，連風扇也沒關上！怎麼，房子裏忽然暗下來，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且穿上睡衣再說。王姆，王姆，替我拿睡衣來！怎麼，你耳聾了嗎，我叫你這麼久沒有回聲。王姆！王姆！王姆！又沒有反應。讓我開電燈再說。那邊床

上也是空空的，太太去了那裏？太太！王珍！太太！怎麼，氣死人！王姆不來也吧，太太，為什麼不來……

哎呀，我真是笑話。太太，我還想她！這樣的臭女子，也配我想？我看她淡漠暗沉的臉孔就討厭！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要你那麼惱怒我！你別整天向我囉嗦，擺那愁苦的臉孔，我沒有跟別的女子來往，你不能生育，我原諒你，我愛你。王珍，請你別那麼冷冰冰的看待我，我犯了什麼罪？我到了家裏沒有點溫暖、快樂！唉，王珍，太太，請你別把我遺忘，我是愛你的……

「愛我？你有資格說！我當初嫁錯你了。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後面做的好事。我父親是怎樣死的！」不，太太，我不知道。「你存心在騙我！何顯祿他對我說，當汽車在山腰失事時，他看見你衣著整潔，並沒有跌下山谷去，掙扎爬上來的樣子。」不，太太，何顯祿那斯失戀，存心挑撥我們夫婦的感情，他想報復你不愛他的仇。「這個我可不管，但我父親死得離奇，他駕駛技術很好，平常不喝酒，絕對不會失事，一定是你！不，太太，你太過神經過敏了。岳父這麼看重我，把我從小書記升為經理，我會對他採取不利的行動嗎……」

轟隆！討厭，雷聲為什麼今天響得那麼大，我心裏有些不安。我說，太太呀，你別那麼多心。今晚京泰酒樓來了一班香港著名的粵劇歌舞團

，該酒樓又特別聘請三位廣州廚師，我們今晚就到那兒消遣時光好嗎？「雅各，你太假殷勤了，你陪你的女朋友去好了，我一個人在家寂寞慣了！」不，玉珍，太太。你休聽那些拆散恩愛夫妻為職業的私家偵察的話，他們專門播弄是非。一哼，你別再說話騙我。有一晚，你坐別人一輛車子回家，王姆看到你跟一個女子在親吻，好親熱哪！

啊，太太。你聽我說。男子在外應酬。這是免不了的，逢場作戲吧了。你別看得那麼嚴重。轟！轟！又是雷聲，我想到那裏了。是的，我當時勸太太，她不聽，她說：「昨晚我看到你臉上有唇膏，你還想抵賴！就是楊守道老先生也對我說，你時常跟你的女秘書，姓蘇什麼的，一道兒出去。」怎麼，老楊給太太告密！糟了，老楊，你真會出賣我，你在我面前那麼忠實！哼，你還說什麼，人證物證俱在……好啦，好啦，我想，我爲了要向往高爬，迫得在她父親和她面前百般遵從，我受盡了楊家的氣！有人說我靠妻子起家，有人說我怕老婆，沒有男人大丈夫的氣概，我當了董事長、經理，被人這麼一說，我又有什麼光彩呢？她簡直不像我的妻，時常命令我做這個、做那個！結婚後一個月她說：雅各，你九時上班，下午三時一定得回家；雅各，你不得僱用女秘書！雅各，你在辦公室得每半小時時候候我一次！什麼事要跟我先說才做……我還是她的丈夫嗎？一點行動自由都沒有，不聽在金錢上，我老早就離不開她！「怎麼，你不聽我的話。」一「我就不聽你的話，怎麼樣？」那麼，你還我父親給我的遺產二百萬元，快快，我們各走各的路！「好，我就開支票給你，二百萬太少了，我給你加倍，算是利息……」

王姆，王姆，你也得走，馬上給我滾！我的事你也敢敢向太太報告。「不，先生，是太太要我這樣做的！我不做，她會辭退我。我家裏有八個小孩子，我丈夫阿牛被汽車撞斷了雙腳，不能

踏三輪車。一滾，我不耐煩跟你多說！「張先生，先生，我求求你多隆我，多隆……」滾，我再加給你三百元，算你三個月薪水，你替我離開這裏！啊，天氣太熱，我好悶，我不願跟你多說，你快離開！「先生，張先生，現在找工作很難，可憐我一家大小……」滾出去！

玉珍，你走了！好。我希望你快些離開，我看見你就討厭。「好，我就離開，你可以盡心玩弄女子，冒險走私，發你的大財，你享你的福去，我永遠不管你了，你這忘恩負義的臭男子，你想不到你從前流浪在街頭的情形，不是我父親收留你，培養你，你有今天！你，忘恩負義，你：「好啦，你愛哭就哭吧，我不能再受你的氣，最好，你快些離開我，求求你！一我父親是怎樣死的？雅各，我最後問你一句。」難道你相信周顯祿的說話，我擊暈你的父親，推他連車跌下山谷！一我相信！我一定要控告你這忘恩負義的兇手！再見！

兇手！轟！轟！轟！唉，怎麼，我有些心悸了！不怕，我不怕雷公！這是迷信！我活在二十世紀，我還相信古老的神話！轟隆！唉，我好的，心兒怎會跳得那麼緊張！轟隆！我不怕，轟隆，不怕！隆隆！嘩，電光閃得那麼亮，啊，我且掩住耳朵，張開口，不怕，轟隆，唉，好厲害，怎麼，我心跳得要出口去！別那麼慌張，張雅各，你不會被雷電殛死的！好，我就不怕！電光閃得更厲害，我……

轟！我還存在麼？我在那裏？這裏怎麼這般黑暗，我先前還開着電燈！啊，不好，電線被雷電擊斷了。危險，屋裏有破裂的電線。轟！這在我房子外頭響了，好危險！轟隆！雷聲更近了。我應該躺下，把被蒙住了耳朵和頭腦，轟隆，這怪獸越來越走近我的身邊。它身高十丈，青面獠牙，張牙舞爪，血盆大口。向我走近，轟隆，轟隆，轟隆……

我還能動彈麼，我的心脈要麻痺了。我……今

年只有三十五，事業正好走高峯，我還沒有後代，我：我不該死！轟隆！你該死！我不該死，我會出過一萬元建築過一家學校。轟隆！你該死！我不該死！求求你上帝，我不該死，我覺得生命的可貴！吡拍！唉，玻璃窗也被狂風吹破了，我覺得真冷！我不該死！我會扶起一個在街道上跌倒的老人，我駕車的時候，好幾次沒有撞倒橫越過的小孩和雞狗，我有善心，我行善事！……

你有善心？你的心已經黑了，上帝磨五千年也磨不亮！你想看看，你生平作了多少對社會人羣有損的事！不，我的心還然善良的！是環境迫使我這樣作了！轟隆！啊，上帝，你別再威脅我，我害怕極了，我不願死，你說，你說，我不敢辯駁！那麼，你服我的審判嗎？轟隆，轟隆……服了，別再，但！但我是無辜的，我……

好，聽我說。你愛惜生命，別人不愛惜生命嗎？你岳父辛辛苦苦把你養大，免使你流浪街頭，而且把他心愛的女兒嫁給你，這已經是天大的恩典了！何況，他提擢你為經理，代他管理業務，你物質享受很好，現在名望又驟然提高，你還貪心不足，居然謀害他的性命！不，不，我沒有殺他！你還想抵賴嗎？轟隆，唉，你說，你說。你跟他一道坐車到金馬崙高原渡假，在半途的山腰，你用手槍把他擊昏。我，我：你還想不承認，周遭的樹木和天上的雲都看見你，然後，你推車跌落山谷！誰說的！誰說的！我根本沒有殺他！哼，你推他下山去後，忽然一輛汽車到來，你假裝流淚，你還不承認！轟隆，啊！我承認了，我：我不願死……

這幾年來，你走私鴉片，投資百字票，建設非法土地的住宅，你欺騙了多少無辜的人，你使多少人為你傾家蕩產，你使多少人傷害了生命，你你；你只顧賺金錢，不知他人的死活，你一死不能抵消你的通天罪惡！你還想誑辯，你這萬人的公敵，該殺，該千刀萬剮！轟隆！轟隆！唉，

，怎麼，我的身體不能動彈了，我死了？我在那裏？啊，我不該死，玉珍，太太，你可……可憐我！

你說話呀，玉珍。我在世界上只有你一個親人了！是的，我爲了金錢，不管別人的性命，我該殺！隆隆……啊，玉珍，我要死了，你說呀，說呀，說你愛我，只要這三個字就好了！不，不，請你說，愛，愛！一個字就好了！你還生氣我跟別的女人來往嗎？是的，我該死！自你父親死去後，我簡直把你當作不存在世上，我用大量的金錢去嫖妓女，玩弄舞女，我坦白告訴你，我真該死，我一共有三個姪婦，五個要好的女友！玉珍，你還不說。是了，你怪我把你趕出去麼？那原是我的過錯，我在這裏哀求你原諒，原諒我吧，天上的雷公就要打死我了，我的生命只有一秒，啊，玉珍，四週又昏又黑，雷聲重重，我心脈幾乎要停止跳動了！轟隆，聽，它幾乎在我腦裏爆炸，我的血管要裂開，我忍受不了，我……我將死：死去……

玉珍，太太，求求你，說吧！如果你說你愛我，我死了也閉眼！求求你，啊，我想起了，今晚我本來打算約我的女秘書蘇小玲，一個又美麗又孝順父母的姑娘，她爲了一家人的生活一定會答應我，我準備灌醉她，趁機會佔有她，做我的第四姪婦，唉，我的行爲是多麼卑鄙呀！玉珍，你會原諒我麼？我的父母早死了，我沒有兄弟姐妹，我沒有親戚朋友，我是孤零零一個活在世上，我要求你的原宥，玉珍呀，你現在就說吧，我要死了！

「好，我說。但，從今以後，你不許走私雅片，經營百字票，建築非法住宅。」好，我答應了。「你真個答應了？雅各。」玉珍，我全答應了！「啊，我說，你不許玩弄女人！我：我答應了。那麼，我說……」啊，玉珍，我看見你了。你在窗外冒着雨，王姆，你快拿雨傘給太太遮雨，快快，太太身體不很健康呢！怎麼，王姆，你

還不來？啊，玉珍，太太，你怎麼不見了！看，我起床來會你。一步，兩步，轟隆，好險！一步，兩步，轟隆，轟隆，轟隆！好險。玉珍，

我愛你，我要見你，轟隆，轟隆，轟隆，轟隆！啊，我踏到什麼，一條電線，啊，我……玉珍，轟隆，轟隆……。

綠

宋子衡

人的心裡總有一種獨愛，就像我孤僻地深愛着綠。

我不時在追尋有綠的所在。爲了綠，我追尋到了青山。我攀登在青山之頂，看着周圍頂天的樹木，葉的縫隙漏下了無數的碎光，落在地下，落在我身上。在青山之頂，我的心放縱地跳躍。爲了綠，我追尋到了綠野。廣袤的稻田，從路旁直伸到遠山脚下，多麼遼闊呀！還沒成熟的稻叢綠得發亮，一股隨風盪來的稻草香沁入了疲憊的心，令我的精神煥發，胸懷舒暢。綠色的稻叢迎風搖擺，像番族在跳狂歡的舞，那麼放蕩，那麼輕鬆。爲了綠，我追尋到碧海之濱。那天，我

們幾個年青夥伴，出現在海之濱，並不是爲了追尋舊夢，也不是爲了撿取美麗的貝殼，單單爲了，爲了看看海的綠，那無垠的綠海啊！誰的胸懷能與你衡量。看褐色的帆裝滿着風，疾馳在綠海上，到那遠不可測的童話國度裡去載回一船美麗的夢，還是在黎明前載回一船熾熱的希望？白色的浪調戲着浪花，他們不知擁抱了幾世紀！我們跟隨着浪沫跳躍。碧綠的海洋呵！我的心懷已爲你盪開，盪開。

爲了綠，我追尋到了翠綠的湖。我坐在湖畔的綠茵堤上，看恬靜的翠湖護風偷吻。我若能長住在綠湖的邊沿，我將永遠年青，永遠快活；縱使摸撫着綠湖一千次，一萬次，我也不會感到厭倦。

我是多麼深愛着綠呀！

唯有綠，是象徵生命存在的。

唯有綠，能盪開我悵悶的胸懷。

綠呵！我將追隨着妳的踪跡。



五隻小雞

· 林方 ·

你看！那五隻小雞又在天井裏東奔西逐了，並且不停地「唧唧」叫着。我的天井裏有花、有魚、有養在籠子裏的小鳥兒；自從牠們加入後，這一塊小天地忽然熱鬧起來，生色不少。牠們來時，正值我染病，終日無聊地躺在床上；牠們那微弱但清脆的鳴叫聲不知消除了我幾許寂寞，否則，只有大海瞭解我難耐的孤單。

花時間去觀察幾隻雛雞的生活情形，在一些人看來也許是傻事，但我畢竟做了，這未始不是生活上的另一種情趣。大清早起身，第一件事便是靜靜地坐着，凝視着牠們天真地用小腳抓開鬆弛的泥土，一發現蚯蚓的踪跡，便爭相搶奪。有時候，牠們一字形地排列着，痴痴地不知在想些什麼，樣子好看極了！有時候，牠們把頭平貼地面，小腳往後伸直地睡着曬太陽，有幾次我誤會小生命遭了不測，但待到走近前，小傢伙又一哄而散！老人家說牠們曬太陽是下雨的預兆，有幾次是應驗了！然而，我還是最愛看牠們覓食時的那股天真爛漫的模樣。

中的小鳥兒，淡黃雜著烏青色彩的羽毛沐浴於陽光中，美妙的旋律自牠那小巧的尖喙中播出；在這美好的時刻，我相信都是屬於快樂的求愛歌聲，並非控訴失却自由的痛苦的哀鳴！春光無處不到，一切都顯得如此和諧，然而，我那些嬌小伶俐的伴侶們，忽然之間放棄享受的權利，變得沉默寡言，少於走動；我試着把挖得的蚯蚓丟給牠們，而牠們却無視於當前的美味！我想着，絞盡腦汁意圖找出原因……突然，一個奇怪的念頭閃進腦海中，我想起牠們原是人工孵化的，牠們沒有母親！當碧藍色的穹蒼出現悠悠遊戈着的蒼鷹，那雄勁的雙爪在移動着尋覓獵物的時候，牠們到那裏去尋找母親那柔暖而芬芳的避難所？當兇惡的野狗的大黑影恐怖地在牠們微小的瞳仁中映現的時候，牠們到那裏尋找母親那充滿神奇力量的搖籃；當那些張大着貪婪的血口的毒蛇向牠們做無情的攻擊的時候；唉！呼喚吧，小伴侶們！輕輕地呼喚：「母親啊！你在何方？」

看着牠們那副似乎是哀感的神情，我不禁感到辛酸。想起自己，十歲上跟着哥哥離家直到現在，這期間生病、飲食，都沒有入照顧；看到別人享盡天倫之樂，羨慕陡然增加我心中的悲憤！

照理，有一個哥哥在一起總可以互相照料，然而，小時候彼此間不分你我地玩樂的日子是永遠過去了，消逝得無影無踪。如今，兄弟間的距離是愈來愈遠，但這也難怪，各人有各人錦繡的前程等待奔跑；可恨的是，兄弟的感情到那裏去了呢？現在，他處處為他的未婚妻着想，他把上帝賦予他的全部感情放在她身上，他的眼中沒有別人，他把用血汗辛苦換來的金錢交到一個女人手中！他忘去了一切，包括他父母，他的兄弟！可哀啊！一種愛的開始，另一種愛的結束，為什麼在甜美之中總雜有苦味？難道這已成了不滅的定律？是誰促成夏娃盲目的錯誤？在這風和日麗的日子裏，那五隻小雞融融泄泄地生活在一起，在一起嬉戲和曬太陽，找到食物，大家一齊享受，從沒有單獨

風雨的足音隱了一個銀白色的球仍被雲堆困着膠林似哀怨的少女在這青色年代的夢裏掉淚大地吮吸不盡那一串淚水溝邊流載孩子潔白的紙船流載着孩子的笑聲和希望

雨後的膠林 再也聽不到膠葉的嘆息
唯有膠林的眼淚吻着割膠人的苦臉
唯有行人的嗔啼和怨語

雨後的膠林 秋吟

過。然而，風風雨雨，當時間把牠們帶到另一種境地，牠們都長出了美麗的羽毛，是雄的還有耀眼的大紅雞冠，那時，牠們不也忘却過去，鑽進了狹小的天地中？

時間飛逝，三個月後牠們都長大了，但是這正是一切結束的時候。牠們結束了以往相親相愛的時候，現在，牠們可能為了一顆玉米而爭得血流毛飛！最後，牠們有的被送走，有的赤裸地將屍身橫陳餐桌上。當我用力地將一個肥潤的雞腿扭斷時，你可以想像到我的心情是如何沉重、悲哀。我結束了遠離寂寞的日子。

現在，天井裏冷落而蕭條了，小鳥兒的歌聲早已沉寂，花兒正寂寞地閉着，那一陣陣的風彷彿在挪揄些什麼……

同行之間

原上草

光頭佬一向以賣炒米粉麵爲生，橋口就在一條橫巷的邊沿。橫巷雖不熱鬧，但夜間並不寂寞，什麼油炸鬼呀，綠荳水呀，酸辣味呀的小攤子塞得滿地都是。光頭佬以家鄉炒米粉麵爲號召，根據交易過的顧客口氣聽來却不怎麼讚賞，可是環視左右只此一家，害怕麻煩的路過顧客居然紛紛前來出錢，光頭佬也居然因此忙得有點不可開交了。

光頭婆是當然的財政兼刀手，她跟隨丈夫幹這門職業好像有點兒勉強，臉上的表情平平板板，老愛斜起眼角來看人，似乎天下間值得她正眼而視的只有滿身油光的丈夫。她的確帶有尊敬丈夫的意思，只要那個輕輕一個手勢，她立刻懂得在那鍋肉湯裏暗暗添冷水，還是大聲叱罵趕走一些叫化子，不然便是替跟在身邊的孩子揩屁股或揩鼻涕。她有時倒也幹得蠻起勁，這爲了專做給丈夫看看，不過過半的時間都在盪着零食，用眼角斜看那些五分一角數着賣的小販們。

當然不便疾言厲色直斥個中的利害。但規矩上似乎不很適當，所以他往往因此鼓起一泡氣，對待顧客也就不甚客氣起來，儼然把心緒麻煩的責任，都歸到別人身上去。

隔開十來步遠的鄰檔本來是賣茶水的，從那一天起便一直空閒着。光頭佬爲了發展業務，把桌椅一直往前伸，差不多佔據了大半片非法的地盤，好在從來沒有人提出干涉，日久便自動成爲固定。忽然有個晚上這家檔口出現了新主人，也是標榜着炒賣家鄉米粉麵的。光頭佬兩夫婦做夢一樣的端詳了好久，當晚爲了地盤問題兩同行磋商好一，結果折衷解決，光頭佬寧願往後撤回二分之一，不過聲明這是最大也是最終的退讓。

現在好了，來了個搶飯碗的！光頭佬逼得用起全副精神來處理當前的局面，他先是冷眼旁觀，用卑夷的眼色向鄰檔掃射，私下對太太斷言不出十天八天，那個發瘋檔非要一執笠不可，因爲憑什麼來和他爭？光頭婆一百個同意丈夫的見解，並且建議到時索性把橋口頂過來，越做越大才有意思。光頭佬心裏明白能力上還辦不到，既然聽到了，也覺得很有這個需要。

三兩個晚上過去了，光頭佬發覺事情不對勁，顧客像流水一樣大半都倒過鄰檔去，如果長此以往，到頭來「執笠」的還是自己哩！他開始焦急起來，越焦急越顯不出好臉色，顧客花錢來買飽，並不是花錢來看臉色，於是生意非常清淡，反看別人倒有應付不來的麻煩。光頭婆的眼角

時常都斜過那邊去，當然也明白事情不很妙，但不明白事情不妙在那裏，目前生意既然清淡，不妙之中也有清閒的好處，她信任丈夫，因此樂得無事可爲，好有時間在麻將間裏站得久一些。可是事實相反，光頭佬把她母子倆監視得非常嚴，一時不見她倆的踪跡就叫得震天價响，彷彿過份的空閒使他孤獨得發恐慌似的。光頭婆的起碼自由因鄰檔的開張而剝削殆盡，那場不愉快自然到了頂點，從那一方面說，她總有理由和那素昧生平的同行結下冤仇。這麼想好，她便設法尋求一些報復的行動，開始時便以譏諷的口吻下手。

「當然囉！人家有女兒幫忙出來賣靚，拉手拉腳，有什麼不『辣古』呢？」

這是光頭婆的「慧眼」，鄰檔着實有如此一個女孩子殷勤招呼，遊客經這麼一呼便立刻成爲顧客。在她想，那是相當肉麻的，她不可能辦到。當說這話不久，鄰檔的女孩子過來打交道，尋找一隻不見了的花碟子。光頭婆的報復機會來了，登時虎起臉孔，大聲頂了回去：

「老公就有，要不要？」

女孩子嚇了一跳，然後逃也似走開了。光頭佬聽得明明白白，心中有點怪太太太鹵莽，但轉而一想，那也沒有不對的地方，同行如敵國，還用得着什麼客氣，而且不見了碟子到這裏來找，當他是什麼人看待？他沒有明顯地稱讚太太的應付得法，只是由那不開不問的態度看來，就等於告訴太太很合自己心意。光頭婆察言觀色，禁不住

耐方也制止不住心中的怒火，加以老婆常在耳邊絮絮聒聒，他深深覺得對方未免欺人太甚了。「這種毛生意有什麼了不起？要爛大家爛好了！」他的決定立刻獲得妻女一致的擁護，很快就學鄰檔一樣掛滿了紙條，實行減價，以求劃一。

光頭佬兩夫婦都伸長了頸子望，想不到的事都已經到來，那真正是遇到了硬腳色，不打疊精神應付真不行。光頭婆贊成加料以廣招徠，成本暫時無須計論，她不相信對方能「滿」得多。這「着」果然來得，顧客們吃得得心滿意足，捧着肚皮讚好！但別人很快又學樣，顧客們穿梭樣的來往，真不知何適何從的好。在這種情形下，自然全靠各家的招徠手腕了。

光頭婆叫牛仔加緊留神，管他是男是女，拉了過來坐下就是。牛仔真的發了傻勁，不知怎麼竟在工作崗位中和唱對台戲的鄰檔女孩阿貞吵了起來。阿貞說他欺侮人，牛仔說她向他吐口水，聲勢洶洶地非打場架不可。

首一個驚動了的是光頭婆，等向兒子問明了真象，她的怒氣就不打一處來，「好哇！女孩子家，敢向男孩子吐口水，那還了得？」她想要鬧好久了，一直沒有機會，這次還不捉到馬脚？她神氣十足地隻身站在冤家的檔口邊，很想找尋一些什麼東西先來破壞一番才痛快。

「老龜婆，是你們調教出來的臭婊子，怎好開口吐水？」她找定了阿仙嫂。

阿仙嫂眼見到一切情景，已經在生氣，恨不得踏過鄰檔去理論理論，問問他們怎麼可以任由一個男孩子當街調戲閨女的道理，倒沒料到別人先走上門來了。她的心情說不出的激動，緊張，一時間找不出話說，光楞着對人看。

阿仙叔低頭弄着鑊子裏的東西，他不愛理這種閒事，一個專心自己事業的男人，是不能為這種芝麻小事分心的。而且，他也要維持一種做男人的氣概，不便和女人們一般的見解，何況彼此誼屬同行，為無知的孩子而喪失同行間的情誼，

未免太不值得了。雖然直到目前彼此尚未舉過交情，甚至還互相競爭哩！但是生意上的競爭，並不表示交情的喪失，他沒有這個意思，別人如何着想那是另一回事，假如有適當機會時，他是準備和對方坐下來談談怎樣維持生意場中的道義的。光頭婆過來吵，他希望這是婦人之見，趕快走開便是。然而越聽越不對，對方似乎為表示顏色而來，說的全是毫無道理的話。他接了口，一臉和顏悅色地說：

「大嫂，有什麼不對和我說好嗎？」

「和你說？」光頭婆白了他一眼，鼻孔朝上天。「和誰說都一樣，叫女兒出來刁蠻就不應該！」

「那你的兒子又怎樣呢？」

「我的兒子那裏不好？」

「調戲女孩子。」

「呸！」光頭婆冷笑起來。「我的兒子中意你家臭婊子？笑話！她勾搭不到懶了別人才真！」

「你說話要小心些才好呀！」阿仙叔不能再客氣。

「有人為証！」

「我的牛仔！」光頭婆完全勝利。

阿仙叔和太太對望會兒，似乎在問：「這個女人是揆定了，不知交代給你，還是交代給我？」

阿仙嫂的胸口不住地起伏，很有挺身拼命一場的意思。阿仙叔終究不願把事情擴大，覺得在眾目睽睽下在自家檔口前打架，影響生意不說，對本人的面子也很難掛得住。於是他往後轉身，不愛理那潑女人。

「有什麼不對，去叫你的男人來和我說。」他把手一揮。

「何必我的男人出頭，我不是一樣？」光頭婆還有鬧下去的意思。

阿仙叔一聲不响，猛地握起雪亮的菜刀往檔

子上一拍，「你走不走？看我不宰了你！」

這一來光頭婆覺得事情不好玩了，三步併着兩步趕緊跳回家檔口去為妙，剛剛站穩了腳跟，立刻不平起來。她想不到那發瘋鬼這麼野蠻，敢用刀！害她當眾出醜，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她向丈夫投訴，主張對待這種「野蠻人」不必心存仁慈，如果一個對一個的話，她們這邊一定穩操勝券。光頭佬離開鄰檔並不太遠，每一句話早就聽得清清楚楚。他說鄰檔的大小都是王八蛋！他不能和王八蛋們一般見識，勸太太和兒子以後說話和行動檢點一些，別再給他惹起無謂的麻煩。光頭婆觸了一鼻子灰，原來她的一番努力都算是徒勞了。她想不起丈夫怎麼如此洩氣，事到緊要關頭竟忽然退縮起來。再追問下去恐怕丈夫不喜歡，只好把一肚子不愉快鬱在心頭，滿不是味。

阿仙叔轟跑了那個潑辣貨，料到做男人的可能要出頭，他當然不怕，既然彼此抓破了臉，那麼何妨索性鬧個透。他揮揮太太女兒一齊動手，把不合法地擺在自己地盤上的桌凳掃數滾出界綫以外去。弄妥了這件事，他等候打架。

光頭佬眼睜着鄰檔在幹些什麼，等到妥當了，他叫太太和兒子把桌凳疊起來放好，不要過問。他當然在心裏感到蠻不舒服，却又並不因此惹起太大的憤怒。他的憤怒已被對方的英勇精神所抵銷。現在他只能由衷地覺得對方的可憎，但可憎並不是非鬥個兩敗俱傷不行。以前他無論如何沒有如此豁達的胸襟，想到如此遠，再想到有和對方和平相處，公平競爭，共存共榮的必要了。

幾天後的晚上，這條橫巷裏多了一家炒粉檔，原有的兩家照舊做生意，不過貼在檔檯上的紅綠紙條都已撕下，任由顧客們公平選擇。天下好像從此太平了許多，也熱鬧了許多。

夜

路

沙河雁

夜，很深。我在偏僻的小徑上走着。

由於周遭都很靜，我聽得——清楚的聽得我的皮鞋踩在路上的「沙沙」聲。我不得不承認，這是個近乎死亡的夜晚，而我是一個走在廣闊的墳墓裏的人，黑暗、恐怖之魔鬼似乎都在跟隨着我。呵！我應該是多麼希望早些到家，享受那一室之溫暖呀！可是，這並不如我想像中的那麼如意，因為我的脚步是沉重的，而我還有着一段很長的路。黑暗，對於我這個常常夜歸的人來說，的確是一件頂煩惱的事，再加上我天生有些胆怯，更顯得吃不消了。然而，我却偏又是個小說迷，不管是聽來的或是在電影中和書中看到的，都會留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使我時時刻刻都會想起那段緊張的情節來。當然，這不難使我目前的心情中增加了更緊張的氣氛，但在這裏，我又要取笑自己的懦弱和無能了。

這就是人生麼？但我仍然不明白，為甚麼人生的道路總是那麼崎嶇不平呢？過去，過去的一刻雖已失去，我却不敢說，過去的道路與目前的有甚麼分別。就拿這一帶來說，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養狗的習慣。他們養的雖然不是我們在馬路上或汽車上看到的那種兇神惡煞的狗，也不是在大廈騎樓見到的像老虎一樣的大犬；牠們只不過是一種會吠叫的普通狗。當某一隻狗見到了一個影子而狂吠起來的時候，其他的狗便跟着也吠了起來，結果只鬧得「滿城風雨」。雖然，俗語說「無聲狗，咬死人」。對這些沒有主張的狗是應該放心的，但是誰又可以預料到或者會有一隻跑出來咬你一口呢？

我想起有一天晚上，當我走到斜坡的轉灣處的時候，忽然，左邊的籬芭裏鑽出一隻大狗來，牠的白色的長毛在急速的抖動着，不分皂白的迎面向我撲過來，我雖被嚇了一跳，却仍不由自主的把身體急速的往下蹲，同時隨手抓起一把小石子向牠撒去，但牠不但怕我，反而更兇猛的向我進擊，我當時惱怒極了，便舉起腳來一脚向牠踢去，「的一聲，正準準的踢中了牠的肚子，這一下大概踢得非常吃力，因為我的腳也痛極了。我極力隱忍着，準備再向牠迎面來個痛擊，然而，牠却踉蹌地逃走了，只是牠似乎還不肯罷休的在籬芭洞裏吠着。過後，我才知道，原來這隻狗隨牠的主人從外地新搬到這兒來的。想着，不知不覺我已經走到這斜坡的轉灣處了，我下意識的在黑暗中在地上摸出了一塊石頭，握在手裏。在那個籬芭的洞開處，我看見了一副白色毛茸茸的身體伏在那裏，抬起頭用一對閃亮的眼睛向我張望着；我不自覺的揮一揮手中的石頭，心裏想着：「來吧！假如你不怕我把你打成肉醬的話。」然後，我看着他可憐的樣子（在我心目中這樣覺得），露出得意的微笑繼續向前走去。……

現在，我想，我剛才的舉動是多麼多餘的呀！因為在這些日子中牠幾乎對我變得和順起來了，而任牠一個晚上當我經過這裏的時候，甚至連對我叫一聲都沒有。牠是真的變得和順起來了，還是因吃過我的苦頭而對我生畏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時候，走在這靜夜裏，我的確是覺得寂寞和無聊；我知道，我自己永遠不能有一顆安定的心，這或許是因為人生就是一場無窮盡的博鬥和追求吧！寂寞的場合，我當然一味想着一個熱鬧的場合，但當我在熱鬧的場合中，却又覺得這世界是平庸套俗的。——我是多麼的矛盾呀！

在這深夜的歸途中，要是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彌補我的寂寞和無聊的話，那我的生命該是缺乏生氣的。我想，於是，使我產生了對任何一種事物都有所渴求的念頭。正如在這無望的黑夜裏，我仍然向往着有一點光亮來照明我的道路，使我不至於迷失了或走到路旁積水的污濁的地方去。那麼，就讓我捉幾隻螢火蟲吧。雖然，牠們的光亮是微弱得那麼可憐。

我知道在那些葦草叢裏一定會有的，經驗告訴我。果然，我看見了，牠們有的在飛舞着，有的停在葦草葉上，似乎都無憂無慮的生活着；牠們一定不會想到竟有一個年青人會來侵犯牠們吧！

我潛行着，恐怕會被牠們發覺似的，然後，用手將一隻正在飛舞的捉住，把牠放在我的手帕裏。可是，其他的都被我嚇跑了，但結果有些停在葦草葉上。「我不是有意要傷害你們的。」我說：「不過要利用你們來照照亮吧了。」於是，我的主意又落在一隻停在葦草葉的身上；我把手對準牠，一撲。但是，真沒有想到，我的手却被葦草葉的刺刺痛了好幾處，我知道，現在一定是在淌着血了。我想，要是螢火蟲是有靈性的話，牠們一定要笑我的愚蠢了。這樣，我便去捉那些在空中飛舞的了。可憐，有幾次我在追螢火蟲的時候，被石頭絆倒了，我的膝蓋不但被擦傷，而且手帕裏的螢火蟲也給飛走了。——我自語吧，不用怕，來吧！——我自語吧，同時更小心提防再被石頭絆倒。等到我捉了十幾隻時，我覺得非常疲倦了。我提着牠們往前走。雖然，牠們並不見得就可以照亮我面前的道路，但是，有了牠們，我對走夜路似乎比先前更有信心了。

熬煉

李牛才

夜已經深了，四周寂靜，忙碌了一天的馬路，現在冷冷的伴着街燈，好像靜靜的在沉思，又好像在默數着白天行人走過腳印，和那滾過的車輛。

在馬路的旁邊，有一間大廈的樓上租房，還亮着燈光，窗是打開的，窗口站着一個女人，她手靠着窗櫺，痴望長長的馬路，寂寞的馬路。寒冷，冷到她的心，她希望馬路上會出現一輛大騾車，但是，她常常都是失望。

她今年二十九歲，但她的丈夫却是個五十九歲的男人，她還有一個現成的二十九歲的女兒，於是，她雖嫁了丈夫，她生了幾個孩子，她做了幾個孩子的媽媽，但有時她真願丈夫是她爸爸，因為在她感覺上，一切都好像是一個爸爸對待女兒，嚴肅的臉，命令的喚使，服從的侍護，她為甚麼嫁給他，他知道，認識她的人都知道，因為他有很多的錢，有幾千依葛的樹膠園，有幾家工廠，她才嫁給……

有時，她會暗暗地想：我是嫁給樹膠園，工廠，還是我真愛他，心甘情願的嫁給他，這個問題，她從不回答。

「命運。」她輕輕地說。

十年，是多麼悠長的歲月！在這十年中，媽死了，弟弟離家，妹妹嫁人，那間破舊的陋屋，已經換了人家，變了，一切都變了，但是他，他的影子，還是和十年前一樣，活在她的心裏。十年前，那是多麼悠長的歲月！那時候的她

年輕、活潑、快樂。

她是個窮家女，有一個母親，兩個弟妹，弟妹在唸書，母親幫人洗衣服，她在一家樹膠廠當女工。

玫瑰十八歲了，她心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她開始喜歡幻想，憧憬着美麗的將來，臉上掠過喜悅的微笑。

她還記得有一個假日，一班女工友邀她去野餐，在野餐裏有一個青年人，拿着一架照相機，忙着替女孩子們拍照。

玫瑰的知己朋友玉蓮，拉了玫瑰去，向那青年叫道：「智成，請你過來。」

那青年回過頭來，當他發覺玫瑰時，像是吃驚似的，然後凝視着玫瑰，使她不好意思的低下頭來。

「看你還沒有介紹就着迷了。」玉蓮開玩笑地說。

那青年人一陣靦靦，臉上漲得通紅。

「這位是陳智成先生，青年作家。」玉蓮說

後，玫瑰微笑的對他點點頭。

「這位是王玫瑰小姐，我們的『第一美人』。」

「王小姐……」智成點頭的叫一聲，心裏想說話，但不知怎樣說下去。

「看你，吞吞吐吐的，來，先替我們拍幾張相片再說。」玉蓮說後，拉了玫瑰到可以拍相的地方去。

回家途上，智成跑到玫瑰的身旁，向她要地址，說等相片沖洗好了，要寄到她家裏，玫瑰便把地址告訴了他。

野餐後的第三天，玫瑰放工回家，她弟弟把一封信交給她，她接過信，心裏快活極了，因為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到她自己的第一封信，她拿起剪刀，把信照了又照，然後才慢慢的剪。把信剪開了，裏面是幾張相片和兩張寫滿字的信箋，她先看了相片，然後才開始讀信箋；那是一封充滿感情的信，寫得又美麗又動人，表露着一種段切的思慕的情意。

玫瑰看完了信，她再從頭看一遍，然後細細的回味信裏的字句，為甚麼他要對我說這些話，為甚麼他寫這樣的一封信給我。

於是，平靜的心湖，微微的掀起波動。

桌前，燈下，玫瑰咬着筆頭，呆看着信箋上的文字，心裏却焦急着，想了整整半個鐘頭，下句還寫不出來，這時，她想如果自己多讀幾年書，那多好，現在也不會遇上這個困難了，放下手上的筆，她拿起信箋唸道：「智成先生：接到你的信，我很高興，你說要我常常寫信給你，我讀很少書，我會寫的很不好……」

第二天，玫瑰手裏拿着一封信，心裏忐忑的跳着，因為她覺得自己的信寫得不好，但是她還是提起勇氣，投郵了。

當玫瑰接到智成第二封信，她知道智成本來不是住在太平的，為了生活才從遙遠的吉隆坡，

單身隻影的來太平一間商店當書記，這份工作還靠點親戚關係呢！

智成還告訴她自己的私生活，她知道智成工餘時，喜歡寫點文章，投到幾家報紙的副刊上發表，那天玉蓮介紹時，才說他是個青年作家。

幾個月過去了，他們繼續的來往信件，玫瑰心裏想的事，智成提了出來，他們相約在一個假日，大家在太平湖皇家山下見面。

太陽從太平山後爬上來，陽光照滿風光旖旎的太平湖，百鳥在枝頭上歌唱。

他們約定八點鐘會面，智成在七點半就到了，玫瑰到了八點二十分才來，玫瑰跳下腳踏車，笑着說道：「對不起，我遲到了！」

「沒有，我也來不久。」智成說着，跟推腳車的玫瑰走到樹旁，然後兩人把腳車鎖上，玫瑰抬起頭來，看見智成正在凝視她，面頰上立刻飛起兩朵笑暈，美麗的秀臉上更現出嬌艷無比。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智成指向動物園處對玫瑰說：「我們到那兒走走好吗？」

於是，他們跨過馬路，踏着湖邊青青的草兒，慢慢的走，他們走的很近，有時輕輕的分開，然後互相望一眼，臉上甜甜的會心微笑，他們很少說話，但他們的表示，却比千言萬語更有意

思。

走完了動物園，他們走向小徑，然後走到「嬌古橋」(駝背之意)，在橋背上看着潺湲流下的溪水，聽那淙淙的水聲，走過了橋，智成拉着玫瑰的手爬上高高的山丘，站在山丘上，可以看完整個太平湖，這時，微風陣陣，使人感到一陣涼爽，智成對玫瑰說：「我喜歡美麗的太平湖。」

「我也是。」玫瑰笑着說。

「我告訴你一個太平湖的秘密。」智成說。

「甚麼秘密？」玫瑰問。

「就是那些燈。」智成指着那些環繞着太平湖的路燈說。「我每晚獨自到太平湖來散步，因為寂寞，於是，就從第一盞路燈算到最後的一盞

，一共是三十四盞。」

「這有甚麼秘密。」玫瑰失望的說。

「看去似沒有甚麼秘密，但是，妳拿這個問題去問每天到太平湖來散步的人，他們會答不出，他們不知道。」智成把得意的秘密說出來。

「我知道。」玫瑰笑着說。

「妳知道？誰告訴妳的？」智成感到意外，驚奇的問。

「妳告訴我的。」玫瑰說。

於是，兩人都笑了起來。

走下山丘，走過竹林，到了一個小島時，智成指着那島對玫瑰說：「那個就是有名的愛情島。」

玫瑰出神的望着島上，像在想心事似的。然後她轉過臉來，對智成甜蜜的笑。

「我們過去看看好吗？」智成順勢地問。

玫瑰不答，向他點點頭，兩人就過了長橋，走進愛情島了。

愛情的進展就像火箭般地迅速，幾個月的時間，智成和玫瑰的戀愛已達到高潮，他們每個傍晚都見面，在愛情島湖邊的一株樹下，他們依偎着，情話纏綿，常常談到深夜。

有一晚，智成去和玫瑰相會，她家裏却來了一個人找她媽媽，那人就是樹膠廠的女工頭，她是為老板說媒而來的。老板是個四十八歲的男人，有四個兒女，兩年前老伴侶福壽滿貫，魂歸天國。

「這是我女兒的事，我不要做主。」玫瑰的媽媽推辭着。

「妳先答應，然後……」

而且玫瑰有了男朋友。「玫瑰的媽媽，不理女工頭的話，不等她說完就這樣的告訴她。

「這個我知道，那個窮小子算得甚麼，玫瑰嫁給他才是瞎了眼晴呢！」女工頭說。

「相愛？相愛兩字能當飯吃嗎？說說倒好聽

，不是我說，我在社會上混了三四十年，見過的事可多，說一句真話，甚麼都是假，只有錢，錢才是真的！」女工頭說。

玫瑰的媽媽顯得有點不耐煩，女工頭便起身告辭，快然走了。

玫瑰從她媽媽嘴裏知道了這件事，第二天，她親自的拒絕了女工頭，但她並沒有怪她，她覺得她跟自己一樣是個可憐的工人。

蒼天對窮人是殘酷的，常常把最大的痛苦加在窮人的身上，玫瑰遭遇到了這大劫難。

誰都想不到，她弟弟早上才好好的去上學讀書，晚上却得了急病，母女倆立刻把他送進醫院，經過醫生急救後，認為要截到恰保去動大手術，這要化一筆大錢，玫瑰的媽媽，這時已六神無主，全沒了主意，玫瑰却流眼淚的在想，她先想起智成，但智成的一切她都知道，回頭看看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弟弟，她下了最後的決定。她去找女工頭，結果先得了三千塊錢。

第一次的事她沒有告訴智成，但這次的事却不能不告訴了。怎樣告訴智成呢？她的心碎了，她有點怕再見到智成，但是，又不能不見他，最後，她決定去見他了。

在愛情島湖邊的樹下，玫瑰坐着流淚，智成焦急的在她旁邊，因為今晚上他們還沒有說過一句話，玫瑰一見到他的面就哭了，問她又不說，好容易問了大半天，她才淚水斑斑的對他說：「成，你忘了我吧！或是當作我已死去好了。」

「爲甚麼？爲甚麼？」他摸不着頭腦的問。

「我要嫁人了。」玫瑰哭着說。

智成呆住了，說不出話來，過了半晌才道：「妳媽媽迫妳的？」

「不是，我自己願意的。」玫瑰搖搖頭說。

「爲甚麼？妳不愛我？妳嫌我甚麼？」智成捉住她的臂膀問。

「成，你不要迫我。」

「我要你告訴我，妳嫌我甚麼？他是誰？」

克拉凱陶

·金沙·

鎮靜的兀立於廣袤的硫磺岩上
以金字塔的儀姿炫耀着兩半球唯一的奇蹟
諸多的量眩產生自諸多的劇盪之後
你的記憶在遺忘症中潛逃
沒有形跡與姿態 僅是悄悄的一頓
無從追索 無從查究 像一朵夢的突然出現
或許是無生代寒武紀的遺族？
或許是古生代泥盆紀的後裔？
或許是白堊紀的子孫？……
你苦苦的猜疑 你默默的思考
然而一個徬徨的意念依然呆立在你的腦際
莫非是上蒼故意安排的可巧的災難 抑或
先人觸犯了不敬神明靈感的何等滔天罪孽
你開始暗暗地私付着
（然而私付並不能驅走一串勞神與困惑）
你開始暗暗地咒罵着
（然而咒罵並不能驅走一串憂慮與悶窒）
於是一個潑辣而燃燒的意念升起——
你索性忍受諸多不容忍受的際遇
如希臘神話中的聖靈 你具有凡人的貪嗔痴
偶爾一羣雲影走過 你將憤然斥責他們蒙蔽
光明
如羅馬的流浪哲士 你具有維護真理的精神
偶爾一串雷聲响起 你將毅然抗議他們破壞
和平
而刻下正有雲羣與衆雷以白巾及利刃迫使你
死亡
於是你於抗鬥中傾吐一股百萬年的苦悶
以力之伸展，掀起七海的洪濤 顛搖崑崙山
系
你的觸手摘落長天的繁星
光
你的舞踊召引無數憤怒的焰火 焚燃以尊嚴

中 之 者

跡中

於一頃之際 震懾及周遭 並自行泯滅
如流星疾速滑過天宇 帶着一線強光
雖則瞬息即失 然而呈現了繽紛的閃耀
而今宛然是賽利沙的諸神的聖靈
傲睨壯麗的宏廣寰界 燕坐於永恆時空之
諸峯朶朶 烟靄迷漫，你靜臥於水之涓 河
榛莽翳然 老樹行列 你已是宇宙系統的老
幽幽曉色裏 空袖的初日帶來溫暖
奄奄黃昏中，郊垌的野芳發着馨香
你將自成一體系 亘古運導於自己宇宙的軌
註：克拉凱陶為爪哇火山，曾於一八八三年
爆發過一次。驚動全世界。牠自身既燬
炸得粉碎，並附近海峽，亦因此改位。
其激起的駭浪，竟把海峽旁邊的兩座大
城沖刷得不留任何痕跡。其爆發的聲音
，傳達兩千哩以外。其噴出灰土，遮蔽
海陸天空。當地居民罹難者計有七萬餘
人。

懷念曲

·冷燕秋·

漫步在皓白細柔的沙灘上
迎受滿身野風掠拂
你一頭秀髮已被吹散啦
你怎不止步讓我為妳整束
檢取一只閃亮的貝殼
妳臉上的愉悅無從描述
妳道只有這美麗的海濱
才有那麼絢爛的產物
妳笑赤裸的小孩在夕漲時圍城

憂鬱的五線譜

·喬靜·

我說沉溺愛河的同是無知的人
于是妳羞赧地笑了
笑着 我們走入波德申的黃昏
夜的弦音來得更濃
欲把五線譜裝滿憂鬱
摺皺的頰臉
不再塗上春的紫暉
動彈的五指
摔落了如許教人感傷的煙灰
如你所說
人生本是囚襟在夾縫裏
意念謀殺着意念
憂鬱背棄着另一面憂鬱

別了，春天

·林蕙·

別了，花香和林木
別了，像早霞一樣的微笑
別了，那明珠似的聲音，別了
我沒有鳥語的春天
大海在前頭喧騰招手
很遠的路需要走完呢
水手的生活多多彩多姿
有藍天，有白鴿，也有風暴
在盛夏裏的夜空下
聽夥伴瀾笑，拍手且歌唱
我總是想起遠了的南方
那顆照着紅瓦的春天黃昏的星

他的愛人

張寒

「倫夢有女朋友了！」

這真是一件大大的怪事，就好像三歲娃娃竟會生小孩一樣，是怪事。

當東白把這驚人消息向我宣佈時，我記得很清楚，我的眼睛睜得像牛眼那麼大，有半分鐘的時間，我像觸了電一樣。

「倫夢有女朋友了！」東白又重覆一次，每說出一個字，便把頭重重點一下，而且說得很清楚，像廣播員報告福利彩票中獎號碼一樣清楚。

「真的？」我的眼睛開始眨了一下。「倫夢會有女朋友？」

「是他親口對我說的，他說：『舊帶對我真好，我自從有了她以後，生活就有了意義。對這件事，我也覺得很奇怪。』」

「舊帶？」我開始搜索記憶，凡是和倫夢有芝麻那麼丁點兒關係的女人我都想過了，仍然想不出有舊帶這個女人。「舊帶是誰？怎麼認識的？倫夢沒說嗎？」

「他不說，老是在笑，笑得很神祕、很開心。我看，舊帶這小妮子準是給他泡上了。」

「你說得不錯，在戀愛上得意的人，總是心神愉快的，尤其是每當人家提到他愛人的名字時，那他簡直比中了彩票還要興奮，不過——」我沉思了一會說：「除了小雪，倫夢會愛上別人，似乎是不可能的。」

「感情的事，最微妙不過，我們不能用理智去衡量的。」東白說。

「就因為感情的事，最微妙不過，所以倫夢會爲了小雪的離開，而發誓抱獨身主義，你總記得他發誓時毫不猶疑地砍斷一隻手指罷？」

「當然記得，我還罵他是傻子呢！哼！提起他那寶貝小雪，我就倒胃口，又矮、又黑、又醜、又瘦。」

我笑着說：「可惜你不是他。」

「他是怪人！」東白像是掉在霧裏：「我不瞭解他。」

「的確，他是怪人，我也不瞭解他。」我說。

我決定去探訪這位怪朋友。我很想知道倫夢什麼時候開始遺忘了小雪？我更想知道他怎麼認舊帶？

三年前，倫夢第一次到我家來。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中午，華氏九十度的大熱天，太陽幾乎和火焰沒有兩樣，天空是蔚藍的，沒有一朵雲塊。這時，我正在書房學畫，窗口的光綫忽然被一團黑影遮住，我側過頭一看，一個戴着近視眼鏡的人站在窗口對我笑，我問他有什麼事？他說要和我談話。

我把他引進房裏，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他手裏提着一個小燈籠，一支小紅蠟燭發出慘白的微光。如果他不是穿着整齊，我簡直要懷疑他是否有一根神經出了毛病。

「你是找我嗎？」我不能不重覆的問他：「我們好像沒見過面呢？」

他告訴我，是重光介紹他來找我的。重光會用蛇藥救過我的命，我一直把他當着恩人，當然，他介紹來的朋友，我也不敢怠慢了。

他把蠟燭吹熄，把小燈籠插在壁縫裏，然後，像和尚唸經一樣說：「我把吉隆坡的土地都量過幾遍了，房裏的蚊子和蒼蠅，也全給我抓進一個玻璃瓶和一個墨水瓶裏；放在枕頭旁的墨水瓶，有四百三十二隻蚊子，其中有二隻是長脚的，至於玻璃瓶裏的蒼蠅，數量就比較多，我詳細地數過二次，一次是九百七十三隻，一次是九百七十一隻，正確的數目我就不清楚了。」

我猜他的年紀，大概有廿來歲，鼻梁上的近視眼鏡，使我聯想到他該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於是，我問他：「你在大學裏是唸植物病蟲害學系的嗎？」

他呵呵大笑起來，我猜不着他笑的意思，一如猜不着他白天點燈籠是爲了什麼？

「我高中畢業後就沒唸書了，最近五個月，我失業在家裏，昨天，重光要我來找你，他說你一定有辦法。」

「可是，剛才你提出蚊子和蒼蠅的詳細數目字，是什麼意思呢？」我越覺得莫名其妙了。

「那有什麼意思？我只不過告訴你，我沒事做，在房裏打蚊子和蒼蠅而已。你能幫我的忙嗎？」

我想笑，却笑不出。我心裏想，此刻，要是有一個醫生，能替他診斷一下就好了。

「你大概在想問題罷？」他望着我，像教師

整問學生：「哼！真荒唐，每個人都說我是怪人，其實，我一點也不怪。你以為我怪嗎？」

我想回答一個「是」字，繼而一想，對於恩人的朋友，還是好好照顧才對。我便回答他，我不覺得他是怪人，倒覺得他是個很有趣的朋友。忽然，我想起朋友拜托我記賬員的事，而他既然連蚊子和蒼蠅也能記得這麼清楚，不就是最好的人選？

「你叫什麼名？」我問他。

「偷夢，」他回答：「很有詩意，是嗎？」

「也許。」我說：「偷夢，你能記賬嗎？」

「當然能，」他自負地說：「像吃豆腐那麼容易，對我的學問和經歷來說，簡直是大材小用。」

當天，我便帶他去見有關的人，經過簡單的考試，他被錄用了。

臨走時，他對我說：「我不會忘記你。」他說這話的語氣很生硬，像要和我打架一樣。

我接着問他：「你白天提燈籠是什麼意思？」

「我是先知，」他得意地說：「我有先見之明。這世界，貪污、犯法、欺詐，把世界弄得一團糟，才使我懷才不遇，我在白天也覺得天昏地暗，看不見路走，所以我要提燈籠。可是，我知道你能給我帶來光明，不是嗎？我現在已經有工作了，這就是光，就是希望，所以，我一找到你，就把燈籠收起來。」

我細細地咀嚼他的話，覺得很有意思。

一個月後，偷夢買了一籃萍菓來找我，他說已經領了薪，心裏很高興，還要請我看電影，我謝絕了。他便在我家裏逗留了一個下午，把他自己認為最秘密的事告訴我。

「老板的女兒叫小雪，太可愛了，」他閉上眼睛，回味了一番，再深深的吸進一口氣說：「有一天，我過賬後，在吟唐詩，她站在我背後偷聽，我發覺時她也不走，還跟我瞎扯。她問我為什麼會吟詩？我告訴她小時候唸過私塾，跟老先

生學過，於是，她要我教，我答應了。」他開始笑笑，臉上的肌肉收縮成一團：「你不要小看女人，像小雪罷，簡直像牛皮膠，只要一接近她，便會被膠住的，是的，男人的一生中，不能缺少女人，沒有女人，就等於沙漠中沒有綠洲。」

「那麼，你已經找到綠洲了？」

他說完，便站起來，拍拍屁股，問我掃帚在那裏？我以為他要向我借掃帚，便問他：「你家沒有掃帚嗎？」

「不是我家沒有掃帚，」他說：「我現在要替你掃地，你把爛布也找出來罷，我還要替你抹桌椅。」

我看他忙得滿頭大汗，卻沒有一點疲憊的樣子，連嘴角的笑容都不會消失。我心裏想，男人的確需要「綠洲」的。

偷夢走後，我整理抽屜時，發覺放在那兒的十塊錢不見了。我記得很清楚，是偷夢來了之後，我才把錢放在那兒，除他以外，就沒第二個人來過，於是，我對他起了很大的反感。

他照樣來找我，心裏好像沒有一點芥蒂，每次都和我談小雪，我看在恩人的臉上，總是按着性子聽他講完。

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睡了，却被他搖醒。

「我們中了，我們中了。」他喘着氣，好像是用跑百味的速度到我這兒來。

「什麼事這麼緊張？」我打了一個呵欠，心裏還想着在夢中和女朋友相會時的快樂。

「我們中了福利彩票第六獎，」他說：「一共是五千塊錢，十分均分，每份有五百元，有你一份。」

「我根本沒買這期的彩票。」我冷冷地回答。

「噯！我替你買了啊！上次，我在你抽屜拿了十塊錢，便替你買了一份，一共是一百張票，十塊錢一份，我也有一份呢！」

我一聽見自己發了一筆橫財，頭腦裏再不想

到剛才做的甜夢了。一骨碌地跳下牀來，向他要票根看，果然有我的一份。

「你拿錢時為什麼不告訴我一聲？」我問他。

「老朋友，還要計較這些嗎？」他說：「反正我不是偷你的錢。」

我沒說什麼，覺得這位朋友又古怪，又有趣，又可恨，又可愛。

「我和小雪的感情快要到沸點了。」他得意地說：「如果我們結婚，一定請你做舅媽。」

「小雪真愛你嗎？」我不免有些懷疑。

「當然，她真愛我，我知道，就像一加一等於二，不會錯的，」他眉頭一皺說：「唯一的困難就是老板，他好像不大願意小雪接近我。」

後來，我因為有事到板城一趟，在那兒逗留了三個月。回來的第二天，便去看偷夢，他頭髮沒有梳，眼鏡沒有擦，一直滑到鼻尖上。而最奇怪的是尾指用布包着。

「完了，什麼都完了！」他兩手一攤，眼睛幾乎謎成一條縫了。

我倒一杯開水給他：「怎麼啦？」我問。

「那混蛋老板，將小雪賣了，賣給他同行的經理，說是門當戶對。可憐的小雪，就這樣犧牲了。」

「小雪願意嗎？」

「當然不願意，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她只有十八歲。」他把頭埋手掌裏，久久不說一句話。

我也不知道應該找什麼話來勸慰他？一個失戀人的心就像被刀割傷一樣，要立刻復原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偶然記起一位心理學家的話，說讓感情起昇華作用是唯一有效的辦法，我便對他說：

「以後，你就全心全意的工作罷，把精神消耗在工作上，你就不会再覺得失戀的痛苦了。」

「屁！」他把所有的怒氣都從這屁字放出來；「我早就辭職了。」

「辭職？你為什麼這麼輕易就辭職呢？現在，要找一份工作不是容易的啊！」

「我已經失去了小雪，我還管得這麼多嗎？」說到這裏，他嘴角有了慘淡的笑容：「那混蛋老板令我痛苦，我也令他頭痛呢！我把所有的賬都顛三倒四的亂記，退貨記到銷貨，現銷和現購混亂，日清簿故意遺漏一大筆數目，差額式分類賬裏却多了一筆款。」

「你怎能這樣做呢？」
「爲什麼不能？我現在連坐牢都不怕，還怕亂記賬嗎？小雪是半個我，沒有小雪，我就是殘缺的，殘缺的我活着也就沒意思了。」

「你可以再找一個。」我說：「對嗎？」
「是的，我要再找一個，」他停了一停說：「不過，再找那個也一定要小雪才行。」

「天下那有這麼多小雪啊？」
他伸出尾指讓我看看，白布上染着暗紅的血跡。

「我已經發過誓。這一生只愛小雪一個人，這手指是我在小雪面前斬掉的，我還對她說：我會等她，一直等到老。」他說得很堅決。

「這樣做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也不需要尋求什麼意思。我唯一要對你說的是你不懂得愛，而我的一切作爲，却是愛的最具體表現。」

我覺得應該告辭了，因爲在這方面我懂得實在太少。倫夢送我到門口，嚴肅的對我說：「你就做我的証人罷！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我倫夢要是有一天愛上別的女人，就天誅地滅。」

倫夢已經發過誓，要是愛上別人，就天誅地滅，那夢，東白說他有女朋友，是可能的嗎？我抱着滿懷狐疑去找倫夢。

一番寒暄之後，再經過許多的轉灣抹角，我便問他：「東白告訴我你新近有了一位舊帶，是嗎？她住在什麼地方，可以不可以介紹給我們認識？你不介意罷？」

倫夢笑了，由小聲而大聲、由慢而快，好一會才說：「何必那麼急呢？總有一天，你會認識的。」

「說實話，我倒是希望你早點成個家，小雪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女人，那又何必爲了她而做王老五？」我說。

倫夢又哈哈大笑。
這時我不禁想道，愛情是會使人瘋狂的。臨走時，我大聲地對倫夢說：「結婚時不要忘記請我喝喜酒啊！」

我看他笑得很神秘。
大概是一個月後，我接到倫夢的電話，他的哭泣聲一直傳進我耳朵來，好一會，他才斷斷續續地說：「舊帶……舊帶……已經……已經……死了。」說完這幾個字，電話就掛斷了。我連衣服也忘記換，便叫了一輛的士，到了他的家。

倫夢的一雙眼睛充滿淚水，看見我，也沒有打招呼。

「舊帶怎麼死的？」我問他。
「給車撞死的。」倫夢又哭了：「這完全是她自己疏忽的緣故，可是，我怎麼對得起她呢？要是我能好好照顧她，也就不會發生今天的悲劇了。」

「這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她命運不好。」
「可是，」倫夢用手帕揩去眼淚說：「我忘不了她，我永遠忘不了她，這些日子來，她給我帶來了不少的快樂，解除了我心中不少的苦悶，只要她在在我身邊，一切煩惱都會消除，如今，失去了她，日子怎麼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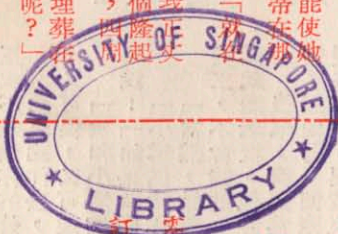
「想開點罷，死的已經死了，哭也不能使她回生啊！自己的身體要緊。」我說：「舊帶在葬埋了，我已經把她埋了。」他說：「葬埋打電話給你的時候，就將她埋好了。」

於是，倫夢把我帶到屋後的樹林裏，我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時候，看見前面有一個隆起的土堆，泥土還沒有乾，上面有一個木牌，四圍撒滿野花。

「怎麼？」我驚訝地問他：「你把舊帶埋在這兒嗎？爲什麼不在廣東義山找個好地方呢？」
「你看看那個木牌罷！」
我聽他這麼說，便走上前去，在一塊二尺長一尺闊的木板上，用毛筆寫了二行整整齊齊的大字：

懷今葬儀知是誰

「什麼？舊帶原是一隻貓？」我瞪大眼睛。
「是一隻世界名種的暹貓。」
他剛說完，眼淚又簌簌的流在臉頰上……。



蕉風月刊

號四〇一NDK字准版出

期三二一第

號月一年三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
No.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九六
No.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二七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he Chao Foon Monthly

January 1963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